



# 天 幻 健

燕垒生 著



中国奇幻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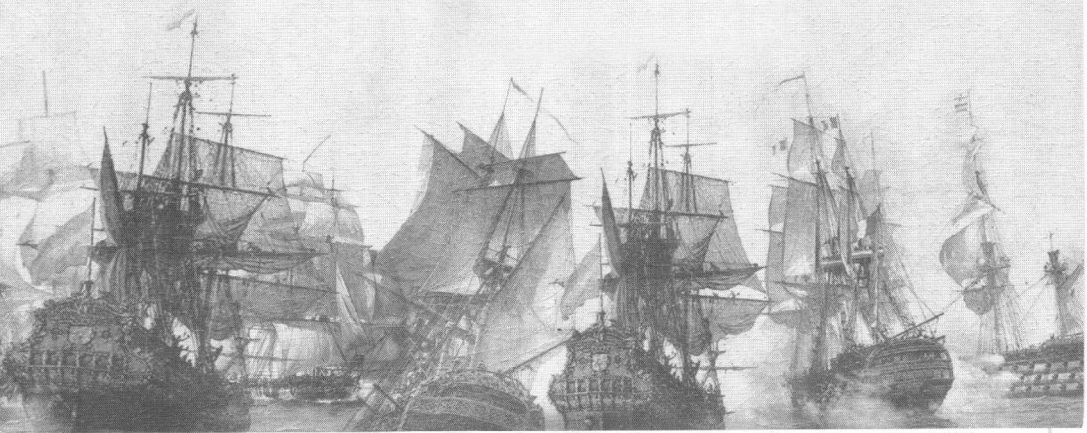
成都时代出版社

# 天 幻 健

燕垒生  
著

叁

中国奇幻典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行健 / 燕垒生 著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5

ISBN 7-80705-174-4

I. 天... II. 燕... III. 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6338号

中国奇幻典藏

**天行健**

燕垒生 著

---

主 编 严 岩

策 划 严 岩 阿 豚 张进步

责任编辑 李亚林 龚爱萍 罗 菓 张 露

封面设计 李笑冰

版面设计 李笑冰

责任校对 梅平航

印前制作 刘 勇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庆云南街19号 邮编: 610017)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mm 1/32 41印张 1000千字

印 刷 成都川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定 价 80.00元(全套四册)

书 号 ISBN 7-80705-174-4/1·12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若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等,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第二二卷

第十五章	胜负一线	六五三
第十六章	闪电一击	六七六
第十七章	孤军奋战	六九八
第十八章	帐中之秘	七二一
第十九章	九死一生	七四一
第二十章	以和为贵	七六〇
第二十一章	诈术欺人	七七九
第二十二章	谋事在人	八〇二
第二十三章	臣罪当诛	八二三
第二十四章	骨肉复生	八四五
第二十五章	危在旦夕	八六六
第二十六章	国之重宝	八八七
第二十七章	重整旗鼓	九〇七
第二十八章	深谷断魂	九二七
第二十九章	穴地攻城	九四八



## 第十五章 胜负一线

我们终于追上陶昌时和刘石仙时，东平城北门外的江面上，已有五六艘船起火。蛇人并没有船，都是隐在水里，这些着火的船想必都是狼兵。这支不可一世的队伍现在溃不成军，那些船在下沉，甲板上的火势又借风势，越来越大，边上连救都没法救，那些船上的士兵真个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时看到有一个全身着了火的士兵走投无路地向江面跳去，一跳下水便无声无息了。

江仍是这条江，对手也一样是蛇人，但是现在的蛇人却已和先前那批大不相同，一阵阵如浪潮涌来，忽进忽退，几乎每次攻击都伴随着狼兵的尖叫，谁也不知是哪一艘船接下来就要遭到厄运了。

甄以宁有些气急败坏地道：“统制，怎么办？”

我看了一眼，江面上，仍是一片密密麻麻的蛇人脑袋。因为是夜晚，也看不清，狼兵虽然仍在不住放箭，但箭矢威力也不大。我用手紧紧抓着栏杆，道：“前锋营保持队形，不能让蛇人攻船！”

到了这地步，急也没用了。如果强行冲过去，自己乱了阵脚，那前锋营便要重蹈狼兵的覆辙。甄以宁点点头，伸手挥了几挥，前锋营的船此时放慢了速度，一点点靠上去。

我看了看四周。如果蛇人攻上来，那也只能是混战一场，恐怕也没法子指挥。我抓着靠在一边的长枪，往舱下走去，甄以宁急道：“统制，你去哪儿？”

我道：“我冲到前线去厮杀一阵。”

甄以宁怒道：“楚将军，你现在不是冲锋将领，你是这三千人的主帅，岂能弃指挥于不顾，一味死斗？快回来！”

他说得极不客气，我也有些火起，叫道：“蛇人攻到眼前了，只能各自为战，指挥也毫无用处，我不能让弟兄们在前面厮杀，自己却躲在后面，不然战后我无颜面对死去的弟兄。”

甄以宁喝道：“将有斗将，有策将，不是只有拼死厮杀才显示你与士卒同甘共苦。现在情势危急万分，楚将军，你若有闪失，死你一个事小，却是让全军士气大跌，那你的罪孽便是百死莫赎。”

他的话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我不由得站住了。现在不比当初占上风的时候，这一战我们绝对是败了，现在要是我真被蛇人干掉，那前锋营也将斗志全无，恐怕更是害了人。我将长枪一顿，大叫道：“弟兄们，生死在此一举，楚休红就在此船上，绝不移动半步！”

我的喊声并不很响，但现在结成方圆阵后，六艘船相距都很近，我的话他们一定也听到了。他们都怔了怔，有人大声叫道：“誓将马革裹尸还！”登时这一阵的五六百人同时高呼起来：“誓将马革裹尸还！”另一处的五六百人也同时高呼起来，一时间江上声浪滚滚，应和声此起彼伏。

“誓将马革裹尸还”，这本是军中一首战歌中的一句。这首歌唱出来既不好听，又有什么“裹尸”之语，也没彩头，很少有人去唱，比那庭天作词的《葬歌》都要少唱。此时他们喊出来，却增一股豪气，我心头也不由得一热，想要喊什么，可话一到嘴边又说不出。

前锋营在水面上实是不及狼兵，但前锋营凭借两胜之威，蛇人的第一波攻势又被狼军接下来，我们两个方圆阵插入狼兵散乱的阵形中，对准蛇人，一阵箭雨射下，水中登时又翻起一阵波涛，不少蛇人中箭，从水中浮了起来。

也许可以反败为胜吧。我把长枪顿了顿，叫道：“保持阵形，

伤船马上退后抢修！”

蛇人吃了这个小亏，大概也要调整。它们刚才攻势如潮，现在江面上有四艘船被击沉，有不少蛇人已经爬上甲板正与狼兵力战。别的船自顾不暇，哪里还能救援伤船，那四艘船上的士兵眼看不时有摔下来的，连同起火的船只，狼军这一败真是迅雷闪电，惨不忍睹，要是褚闻中一见他引以为豪的两千精锐竟然败得如此之惨，又如此之异，只怕要气死不可。

狼兵一共不过一万，现在调到我麾下的就有两千。要是这两千全军覆没，对狼兵的打击可不小。我让伤船退后抢修，但着火的船还可以开动，可被击沉的船哪里还动得了？只听那四艘船上的士兵惨叫连连，不时有士兵被拦腰斩为两段，摔进江中。刘石仙的座船被击破后，他那一阵的船正拼命冲上，但是这回却不像以前，靠得太近，几乎不消半刻，一艘船便又被击破。

现在，有五艘船受伤了。我喊道：“甄以宁，命令我军各船顶上去，用箭开道，把伤船救回来，能救出一个就是一个。”

甄以宁停住手中的两盏灯，道：“统制，刘石仙将军危险了！”

刘石仙的船因为冲得太急，已冲到蛇人营中。他的船比较坚实，虽被击破，但水进得慢，现在还有大半在水面上，但是蛇人也已攻上甲板，狼兵和蛇人搅作一团，一片黑暗中，我也看见他们船上有灯在闪动，虽然我不知其意，但那灯舞得甚急，定是危急之意。

我咬了咬牙叫道：“曹闻道！马上上前救援！”转过头又道：“甄以宁，让任吉与我船平行，一起上前，其他船只跟上，随时准备将跳板搭到我们船上来。”

任吉的雷霆弩在雨中发挥不出威力，现在雨停了，也该用到他们显显这些无坚不摧的雷霆弩。甄以宁把信号发出后，有些迟疑地道：“现在蛇人和狼兵正交缠在一起啊……”

甲板上的蛇人并不算多，雷霆弩放出，说不定射死的狼兵会比蛇人更多。我也来不及向他说清我的主意，只是道：“甄以宁，我马

上要去任将军船上一次，这里暂由你指挥一下。”

他吓了一跳道：“统制，我行么？”

我叫道：“有什么行不行的，我也是第一次指挥。我能行，你也能行！”

任吉的船应令已向前开来，已与我船平行，两船也只有两丈多远。我抓起一根缆绳，故技重施，向任吉的船上荡去。

这一次任吉的船不像先前邢铁风的船那样进水下沉，荡到他的船舷边，我脚一勾船栏，手松开了缆绳，人向前一扑，在甲板上冲了两步，站定了叫道：“任吉将军在么？我是楚休红。”

任吉的船上，沿船已经设好了雷霆弩，一些士兵正在进行安装，我这么“从天而降”，几个离我较近的士兵吓了一跳。其中一个怔了怔，便道：“任将军在船头。”

不等他说完，我猛地向船头奔去，一边叫道：“任将军！任将军！”

刚到船头，却见船头的甲板上也已装好了十几架雷霆弩。任吉船上共有三十架，现在船头有十二架，两舷各有五架，船尾也架了八架，以雷霆弩的威力，一次发射，可以射死两三个蛇人。但雷霆弩不能及下，任吉正在气急败坏地命令士兵将弩尽量放低，以可以对准那沉船甲板，一听得我的叫声，他走了出来，说道：“楚将军，你怎么过来的？”

我道：“任将军，雷霆弩现在能用么？”

他脸上有些苦涩：“先前雨水太大，有两架进水后失效，我正让人抢修，不过看来好像修不好。”

“雷霆弩也会坏？”我失声叫了起来，但马上就意识到这并不稀奇，雷霆弩构造精巧，又是薛文亦妙手偶得，一定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坏了也是很正常的事。

任吉点了点头道：“还有，楚将军，非是末将避战，雷霆弩实在无法再放低，蛇人离得又太近，我怕雷霆弩会对不准。”



我道：“你把一批雷霆弩放到船下，从桨孔里射出来！”

他眼睛一亮，但又马上黯淡下去：“可是，这样我船无法移动，又怎么瞄准？”

如果把桨孔让出来，虽然可以解决箭头朝向的问题，但没了桨手，这船也只能横在江面上动不了了。我大声道：“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去将他们引来。”

任吉看了看厮杀正烈的狼兵，迟疑了一下道：“还有，楚将军，雷霆弩可不会分辨敌我……”

我顿了顿，有些迟疑，但还是道：“我会尽量把人救出来的，别的你看着办吧，只要你觉得值得，就马上放箭。”

这就是我的计划。我准备将蛇人引过来后，让任吉担任主攻。要是士兵被蛇人缠上，我们不放箭的话他也逃不了的，还不如早点结束他的性命。可话这么说，说出来时我仍是觉得心头一震。

即使能扭转战局，可日后我的恶梦中，可能会有更多的冤魂吧。

我看了看天，云已渐散，从云缝里漏出一丝月光。天放晴了，这本该是个平静的夜晚，可是江面上正腥风血雨，厮杀得有如鬼域。我走到船舷边，刚才那根缆绳还搭在船上，我抓住了，也不由分说，便又荡回己船。

在船上，发令实在太困难了，这也正是水战与陆战最大的不同吧。我想着，人已回到己船上。此时我和任吉的船已冲到了刘石仙的座船边，望过去，刘石仙船上火势大起，刘石仙带着二三十个人正退守船尾。船的四面都是正攀上来的蛇人，他们已是走投无路了，刘石仙手持长枪，和那二十几个士兵正拼死抵抗。可是蛇人的攻击力实在太强，虽然他们守得如铜墙铁壁，还是不时有人被蛇人击倒。

如果再缓一缓，他们这一船百来人便会全军覆没。

我回到己船，曹闻道正在船头对着手下大喊大叫，我跳上己

船，便叫道：“曹将军，怎么不放跳板？”

曹闻道回过头，一见是我，大声道：“统制，蛇人攻势太强，跳板根本放不上去。”

不仅是放不上跳板，现在我们距蛇人已很近了，船上的士兵大多以箭矢攻击水中的蛇人，不让它们靠近。那些蛇人却也乖觉，也不强攻，只在水中游走，我们的箭虽密，也仅能将它们迫退，而我也知道蛇人能在水下潜行，水面上船边虽没有蛇人，实在不知道会不会有蛇人暗中攻来凿破我们的船只。我抓着枪走到船头，看了看刘石仙的座船，道：“曹将军，把船再靠上去。”

曹闻道吓了一跳，道：“统制，再靠近，那我们失了缓冲，只怕连自己的船也会被凿沉的。”

我盯着刘石仙，他的枪术极是高强，与我的枪术颇为近似，看来多半也是武昭教出来的，一杆长枪神出鬼没，他们这二十来个士兵守在船尾，蛇人虽多，还是无法攻破他们的守势，反倒不时有蛇人中枪退下。可不论刘石仙如何擅战，这么打下去，他的人肯定总要被全灭的。

我道：“一旦我船也受伤，便准备弃船到别的船上去。”

他吃了一惊，叫道：“什么？”

我一时也跟他说不清，只是道：“我们尽量把蛇人引过来，让任吉的雷霆弩发威。”

任吉的船与我的船平行，稍稍靠后些。曹闻道看了看他们，也不知明白了没有，大声道：“加快速度，靠近前面的船。”

现在狼兵已有六艘船受伤，其中两艘受伤不重，尚能支持，有三艘水已经没上甲板，船上也没有了厮杀，那些士兵已全军覆没，刘石仙的船因为比较坚固，还没有全沉下去。他队中的十艘船已损失一半，剩下的船也被蛇人挡在外围，根本过不来，要是不救下他来，恐怕刘石仙的一队狼兵士气衰竭，就不可收拾了。我对曹闻道这么下令，但心中仍是忐忑不安，实在不知道这个计划成不成。东

平城守军虽众，但自城中水军遭袭后，他们的战船恐怕还不如我们的多，只怕无法出来救援，我冲得太前，要是计划不成，弄巧成拙，自己也失陷了，那我们这三千人的末日就到了。

我拄着长枪，盯着水面。随着船渐渐靠近刘石仙他们，我只觉心也像不动了。

突然，曹闻道叫道：“统制，蛇人又来了！”

水中像是突然间开锅了一般，冒出一大片气泡，随之一下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排蛇人的头。这些蛇人也有数十个，已经在我的座船船头围成一个圆弧，接下来的，只怕便是蛇人凿船了。

曹闻道叫道：“快放箭！快放箭！”他冲到船边，提着长枪向下刺去。但现在船尚未被凿通，枪头尚不能及。随着他的叫声，那些士兵都冲了过来。但现在蛇人几乎是贴着船的，要射箭几乎得竖直向下，一轮箭射过，倒有一大半射空。

我叫道：“分一半人，用锚攻击！”

这船上只有一个铁锚，其余的都是石锚。我抛下枪抓起边上的一个石锚，猛一用力，这块上百斤重的石锚一下抱起，我叫道：“你们快抓着绳子，当心。”说罢，猛地将石锚抱到船边，推了下去。这一下用力过大，石锚在栏杆上一磕，将栏杆也碰折了一根。石锚一掉出船舷，正好砸向一个手持凿子正摸索着要在船胸墙上凿洞的蛇人。石锚下落时激起的风声大概也吓了它一跳，正抬起头来向上看，石锚不偏不倚，正砸在它头上，“砰”一声，这蛇人的头也被砸得粉碎，登时掉了下去，一个长长的身躯浮到船边才停住了。

那些士兵也已将石锚推了下去。船上虽然只有一个铁锚，三个石锚，但这些锚沿着船壁荡来荡去，倒也击死了两个蛇人，别的蛇人见势不妙，又闪开了。

我对帮我拉绳子的几个士兵叫道：“把锚全拉上来，你们随时看着，一旦蛇人靠近，便砸下去。”

这些石锚都很沉重，虽然收效并不大，但至少可以挡住一时。

我冲到船头，叫道：“快放跳板，把刘石仙接过来！”

刘石仙现在身边只剩了十来个人了。他那船上的座舱已全都着火，整艘船只有一头一尾还没着火。趁这时水中的蛇人正忙着躲闪石锚，我和曹闻道抓起一块跳板，对准了刘石仙座舱的船尾，猛地推了过去。

现在，也没法子像上一次一样跳到他船上去用枪钉住跳板，一来这次他的船已沉得低了许多，二来我也自知上一次实是靠幸运，而人不可能次次都那么幸运的。我大声叫道：“刘石仙，快过来！”

刘石仙手中的枪舞了几下，将冲到跟前的两个蛇人逼退了一步，转过头来看看。但他只是这么一分心，一个蛇人的尾巴忽然伸过来将他一把卷住。他边上两个士兵惊叫一声，冲过来想要解救，但哪里还来得及，刘石仙已被那蛇人拖倒。

我惊叫一声，不顾一切，猛地冲向那块跳板。刘石仙固然凶多吉少，但若不是我叫了他一声，只怕他还能支撑一会儿，我觉得他是被我害的。我一冲上跳板，曹闻道也惊呼一声，但马上跟着我冲了出去，甚至抢在我前面。他原本就在我前面一点，先踏上了跳板。

我们虽快，但那个蛇人的动作还是比我们要快得多，刘石仙被他缠住后，那蛇人手中的长枪猛地刺下，只听得刘石仙惨叫一声，那枝枪透胸而入，他被钉在了甲板上。

船上剩下的几个士兵同时发出了哭喊。他们本就是在拼死抵抗，这时更是不以生死为意，刀光大盛。但这只是孤注一掷，那些蛇人退了一步后，又猛地冲上来，又有一个士兵惨叫一声，被削去了半个脑袋，血和脑浆也溅得船尾到处都是。这一来，残兵的防御更乱，有一个蛇人已冲进他们当中了。

这时曹闻道也冲到了刘石仙船上，他的枪抡圆了，那个冲进来的蛇人手中持的也是杆长枪，正要刺向一个狼兵，曹闻道怒喝一声，一枪崩出。

他竟敢和蛇人单挑！

看着他这么和蛇人硬拼，我心中不由得一震。蛇人的力量，我也很清楚，大概只有顶尖的陈忠和蒲安礼这样的大力士才可以和蛇人一拼，曹闻道力量虽大，却比我也大不了多少，他肯定顶不住蛇人的。可是他好像根本不在乎，居然还是这样硬碰硬。

“啪”一声，那蛇人大概也没用尽全力，两枪相交，它的枪被曹闻道崩开了，但曹闻道也一个趔趄，单腿跪倒在地。这时我也冲到了他身后，那蛇人的左手闪电般一把抓住枪头，我只觉枪像刺进了树干里一样，咬了咬牙，又用了一把力，这时两个狼兵从两边猛地出枪，那两枝枪使得颇有劲力，枪术也可圈可点，那蛇人这回再闪不开了，两枝枪同时刺入它两肋骨。它手一软，我的枪趁势发力，一枪又中它前心。

一刺倒这蛇人，我喊道：“快走！不要恋战！”

在这破船上，蛇人越来越多，我们在这儿硬拼，肯定得完蛋。曹闻道叫道：“得把刘将军带回去！”

刘石仙被那蛇人钉在了甲板上，那蛇人大概这一枪也扎得狠了，一时拔不出枪来，曹闻道冲上前去，那蛇人赤手空拳，不敢应战，急速退了回去，后面两个蛇人却又顶了上来。这时从我船上又冲过来几个士兵，我和曹闻道率这十余人拼杀了一阵，眼见迫不退那两个蛇人，再不走只怕我们也走不掉，我咬了咬牙道：“走吧，刘将军为国捐躯，我们以后定要给他报仇。”

说报仇，只是句狠话吧。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半点战胜蛇人的信心。这场战争，就像在悬崖边上的最后挣扎，一两场小胜，只不过是离悬崖远了一两步而已，而一次失败就足以让我们万劫不复。刘石仙死了，我们还能说为他报仇，以后我们死了的话，还有谁来说这句话？

刘石仙这一船百余人，经此一战，只剩了十几个。狼兵共有六船受伤，两艘受伤不重，退到后面，还有三艘被前锋营的另一个方圆阵救起。那是钱文义和杨易所统的两营，他们这一面蛇人攻势不

强，大概蛇人也发现我这船是一军主战船，将大部分都调到这儿来了。

我刚退回自己座船，忽然一个狼兵嘶声叫道：“刘将军！”

我转头望去，却见一个持刀的蛇人正在拔钉着刘石仙的枪。现在那船上都是蛇人，它也可以全力拔枪。蛇人的力量之大，它拔出枪时，枪尖划过，刘石仙的身体也被撕裂。

刘石仙死还遭分尸之苦啊。我只觉喉头一阵哽咽，像是有血上涌，扭头道：“快把跳板拿掉！”

曹闻道和两个士兵正在拼命扳动那跳板。刚才我们冲过去时，生怕跳板搭得不牢，但此时却又只盼跳板松动些。可是对船有两个蛇人正压着那跳板，曹闻道他们根本搬不动。有两个蛇人已游上跳板，正向这边过来了，曹闻道他们边搬边叫道：“快让船退后！退后！”

船一退后，跳板自会滑到我这船上了。虽然现在方圆阵已成，我这船退后会打乱整个阵势，但也已别无他法了。我也转身叫道：“快让船退后！”

我的话音未落，忽然从那船上飞出了两个铁锚来。两船相距总有近两丈，一个铁锚却近百斤重，一般人连抱起来都觉困难，但蛇人却如掷碎石，这两个铁锚“咚”一声掷到我的船上，又被一拉，绳子顿时拉直了，两船连到了一处。

铁锚一落到甲板上，我心头像被重重一击。现在，让船退后也没办法了。我想把蛇人引过来，可不是想把它们引到我这船上。刘石仙那十艘船一千人已是群龙无首，如果我的座船再被蛇人夺了，那对全军的士兵更是个沉重的打击，真要溃不成军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缆绳砍断。我刚抽出百辟刀，和曹闻道在搬跳板的一个士兵已先行一步，抢上前去，抽刀便要砍。眼看他的刀便要砍落，我见冲在跳板上的蛇人手一扬，手中长枪猛地掷出。蛇人视力不行，但现在已近在眼前，枪若是伸长点已能触及那士兵

身体了，这一枪快如闪电，那士兵一声惨叫，被长枪刺了个对穿，手中的刀也落了下去。

曹闻道骂道：“混蛋！”

他也不搬跳板了，猛地跳了起来，我眼见刚才投出枪来那蛇人身后另一个蛇人也举起了长枪，惊叫道：“快伏倒！”

曹闻道看似大大咧咧，反应却快，猛地伏倒在地。此时那枝长枪已掷出，一枪从他背上掠过，钉在船舱上，没入板壁竟有半枝枪之多。我叫道：“快放箭！”

我身边没有带箭，但不少士兵都背着弓箭。话音刚落，身边已是一阵箭雨。这些人原来都是陆经渔部下的，箭法相当不错，一排箭射过，当先的蛇人手无寸铁，只用两只手挡着，哪里挡得住，浑身都被射满了箭，顿时不活了，一歪身，摔进了河里。它后面那些蛇人身上也刺了几枝箭，这蛇人却狠命一挣，长长的身体拉直了，一下蹿了过来。

曹闻道和另一个士兵在船最前头，那蛇人冲势太急，另一个士兵正要抓边上的长枪，手还没碰到，枪已被那蛇人抓在了手里，他正要用力，那蛇人手一扬，长枪一下抬起，那个士兵挂在枪尾也被抬了起来，他大叫一声，被甩进了河里。

五六个人合攻一个蛇人，也未必是蛇人的对手啊。我心底一寒，正待向前，但此时身边士兵太少，我冲上去也等于送死。可如果曹闻道要硬拼，我也实在不忍心看着他这般死掉。

正在胡思乱想，曹闻道双手一按地面，人已翻身跃起，却猛地向后跑来。那蛇人本是抓着枪头的，正在把枪正过来，曹闻道跑出两步，它的枪已正直了，一枪刺向曹闻道后背。

无论如何也得救他一救。

我正为刚才的胆怯羞愧，此时再不敢怠慢，双足一蹬，一枪迎上。两枪一交，我只觉双臂一震，那蛇人只是单臂之力，却已将我的枪震得荡了开去，我的掌心一热，只怕连手心的皮肤也已擦伤，

但它这一枪也被我崩开了。

我借着冲势发出一枪，也不敢再和它比拼，这时曹闻道已奔过来，我向边上一让，叫道：“来人！快来人！”

船头已失，那跳板已被蛇人占去，现在蛇人正源源不断地冲过来，当务之急不是不切实际地想怎样把蛇人迫退，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是逃离这船。我想起刚才自己说什么“楚休红就在此船上，绝不移动半步”之类的话。如果蛇人大举攻上，难道我真的不走么？

曹闻道已站到我身边，也不知从哪里拿了枝枪过来，气喘吁吁道：“统制，怎么办？”

我看了看两侧，叫道：“叫下面划桨的兄弟马上反向划船！”

我的船在任吉的船前面一些，现在那些装好了雷霆弩的桨孔对准的，是正在船尾的我们。如果我们能退后一些，那么雷霆弩便可以发射了。钱文义和杨易他们还在苦战，但他们总还有一拼，没想到我这主将反而如此不济。只是一瞬间，连座船眼看便要夺去。

曹闻道也不知我有什么用意，但仍是大声道：“是！”他转身向舱中跑去，向桨手交代去了。

他走了没一会儿，那些蛇人已冲上了三四个。现在我们大多上了舱顶，上面的人不住用箭攻击，这一百来人箭发雨下，冲在最前的几个蛇人被射得浑身都是箭，却仍是拼命前冲，后面的蛇人竟是以前面这几个蛇人为盾，正一步步冲来。这些箭威力虽大，却是刺不透蛇人的身体，那些蛇人移动虽然不快，但照它们这样做法，只怕不用多久，便要冲到我们跟前了。

我身边的士兵已挤作一团，谁也不说话，只是一箭箭地射出去。谁都知道，蛇人一旦冲到跟前是个什么后果。我叫道：“后面的船呢？让他们搭上跳板来，把伤兵先带走，身体没伤的随我挡住！”



喊是这么喊，可是我心头仍是一阵阵不安。任吉的雷霆弩也不知到底能不能发威，如果雷霆弩没用，那蛇人步步为营，还会这样一艘艘地冲过来。我们排成的方圆阵守御之力虽强，但也有转动不灵之弊，要是守不住，这一大片船连逃都逃不掉了。

不管怎么样，都要将蛇人挡在这艘船上！我咬了咬牙，正待再喊两句豪言壮语鼓鼓士气，这时，船忽然一动，开始向后退去。我被这一震，人也不由得向后倒去，伸手一把抓住边上的把手，一下站定。

也就在这时，忽然，在刘石仙那沉船上，爆发出一声巨响。

这声响动就像耳边打了一个焦雷，震得江水也鼓荡不休，我耳边也“嗡嗡”作响，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这时却听甄以宁叫道：“统制！任将军的平地雷成功了！”

这时我嗅到了空气中的一丝硫磺味道。这平地雷，只怕就是张龙友新做出的一种火器吧？在高鹫城中，那些粗糙的火雷弹威力已是不小，这次的响声比火雷弹大了十几倍，只怕威力也要大十几倍了。

这一声巨响，攻守两方都有些惊呆了。这时震起来的水“哗”地又掉回江中，像下了一场暴雨，水刚散去，却听得周围一阵欢呼。我站在甲板上，也看不清，向外定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刘石仙那船本已起火，船也沉到了甲板平水，但一艘船总在。但现在，江面上只有一些破碎的船板，一些残肢漂在水面上，有蛇人的，也有那船上死尸的。这艘不小的船，竟然在这一声巨响中，整个成了碎片！先前搭到那船上的跳板一头失了倚靠，已掉进了水里，而我们座船也像被一个巨人以利斧砍过，船头的冲角也断了半根，冲到我这船上的蛇人有十几个了，但它们也像惊呆了，一动不动。

这时，从与我这船平行的任吉船上，忽然发出了一阵箭矢破空的尖啸。任吉的船和我的船相距不过四五丈远，这阵箭只从他船上